

綱鑑

資治通鑑

漢

紀

卷二十六
至四十二

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充理檢使上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司馬光奉

勅編集

後學天台胡三省音註

漢紀二十 起昭陽作噩盡屠維單閼凡七年

孝元皇帝上 荀悅曰諱爽之字曰盛應劭曰諱法行義悅民曰元

初元元年春正月辛丑葬孝宣皇帝于杜陵 臣瓚曰自崩至葬凡二十八里 赦天下 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

陽平侯 恩澤侯表陽平侯食邑於東郡以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 太常掌諸陵邑易咸卦君子以虛餘匹後世爭賦貸種

食 師古曰賦給與之也貨假也種音之勇翻 封外祖平恩戴侯同產弟子中常侍許嘉為平恩侯 文穎曰戴侯許廣漢諡法典禮不愆曰戴余按廣漢先坐廢刑

及幾無後今以嘉紹封百官表侍中中常侍皆 夏六月以民疾疫令太官損膳減樂府員省苑馬以振困乏 樂府員大凡八百二十

官儀牧師諸苑三十六所分 置北邊西邊養馬三十萬匹 關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旁郡錢穀以相救 上素聞琅邪王吉貢禹皆明經

潔行 性謹實姓子貢 遣使者徵之吉道病卒禹至拜為諫大夫上數虛已問以政虛已謂聽受其言也數所角翻禹奏言古者

人君節儉什一而稅無他賦役故家給人足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宮女不過十餘人廐馬百餘匹後世爭為奢侈

輾轉益甚臣下亦稍放效 師古曰放音甫往翻下同 臣愚以為如太古難宜少放古以自節焉 少詩方今宮室已定無可奈何矣

其餘盡可減損故時齊三服官輸物不過十箇 李斐曰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纁為首服統素為冬服輕綈為夏服凡三如清曰

古曰齊三服官李說是也繼與纁同音山爾翻即今之方目紗也 地理志曰齊冠帶天下胡公曰服官主作文纁以給袞龍之服地理志襄邑亦有服官師

將萬匹武帝時又多取好女至數千人以填後宮及棄天下多藏金錢財物鳥獸魚鼈凡百九十物又皆以後宮

羣臣亦隨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

是以內多怨女外多

皆在大臣循故事之臯也唯陛下深察

擇後宮賢者留二十人餘悉歸之及諸陵園女無子者

之以方今天

天子經善其

央丞華輅騎馬
上林苑禽獸屬焉

補其所短則其長者不勸而遂孝

元踐位之初虛心以問禹禹宜先其所急後其所緩然則優游不斷斷丁亂翻讒佞用權當時之大患也而禹不

以爲言恭謹節儉孝元之素志也而禹我言之何哉使禹之智不足以知焉得爲賢知而不言爲罪愈大矣

是歲初置戊己校尉使屯田

之中故曰戊己也余謂車師之地不在三十六國之中當從師古前說爲是宣帝元康二年以車師地

三石堂十貝邨家寺時音

美之光祿大夫居堪爲之晶望

望之還自守室明經有行孟翻

步浪翻騎而散從無常職也給事中給事禁中也散悉竄翻更有中舍尙直拾遺左右四

更生也

劉西也

劉西為漢

家字字家

之文家

一代宗匠

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制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曰鄉讀曰獨意信繼之而納用其言史高充位而已由此與望之有隙中書令

弘恭弘姓也衛有大夫弘演僕射石顯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明習文灋灋漢志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成帝用士人復故

見前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黨師古曰少骨肉之親無婚姻之家也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大小因顯白決白奏也貴幸

傾朝朝直百僚皆敬事顯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深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師古曰詭達也達奸也恨睚眦

輒被以危法忤五故翻睡五解翻眦仕解翻師古曰被加也音皮義翻危法謂以法危殺之亦與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議論常獨特故事不從望之等望之等患苦

許史放縱又疾恭顯擅權建白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師古曰建白者立此議而白之宜以通明公正處之處昌武帝游宴後庭故

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師古曰禮刑人不在君側故曰應古近其斬翻由是大與高恭顯忤師古曰忤謂相違逆也忤五翻上初

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末欲更置士人於中書也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散騎給事中中朝官也望之堪數薦名儒茂材以備諫

官數所會稽鄺朋陰欲附望之會工上書言車騎將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師古曰視讀曰示以

朋所奏之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之曰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昃至周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章示堪也

如管晏而止為欲恢廓其道日昃不食追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皐沒齒而已矣應劭曰下走僕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周邵之蹟然後已平撫讀曰機其字從木

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會稽尋延陵之軌延陵薄吳王之行棄國而耕於皐澤朋云耕皐澤之中也師古曰下走自謙言趨走之使也沒齒終身也如將軍興周召之遺業親日昃之兼聽則下走其庶幾願竭區區

奉萬分之一召讀曰即庶幾居希翻望之始見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余謂接待以意者推誠待之接以殷勤後知其傾邪絕不與通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

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詭急也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雷翻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

朋見賢通朋出揚言曰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前將軍謂待詔華龍行汗穢師古曰華音胡化翻姓也行下孟翻欲入堪等堪等不納

亦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車騎將軍謂史高疏與疏同候望之出休日漢制自三署郎以上入直禁中者十日一出休

沐令朋龍上之事下弘恭問狀上時掌翻下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

更生朋黨相稱舉數譖訴大臣數所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

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也察也悟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

謝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天下而先驗師傅既下九卿大夫獄劉更生為宗正九卿也周堪為光祿大夫

開音問下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宣帝五年二蕭望之為太子太傅至黃龍元年為八年無它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

明師古曰言不能盡記有遺忘者故難明忘不故翻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二月丁巳立弟竟為清河

王考異曰荷紀竟作寬今從漢書戊午隴西地震敗城郭屋室壓殺人眾改補通翻考異曰劉向傳云三月地大震今從元紀三月立廣陵厲王子霸為王宣帝五年

四年廣陵厲王賢以罪自殺國除今復立其子 詔罷黃門乘輿狗馬師古曰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少府乘繩證翻水衡禁囿百官表水衡都尉屬官有禁園等九官令丞宜春下苑孟康曰

名也在杜縣東晉灼曰史記云葬二世杜南宜春苑 少府飲飛外池百官表少府屬官有左弋十二官令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左弋為飲飛飛

中師古曰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也 假與貧民又詔赦天下舉茂材異等直言極

諫之士 夏四月立子鶩為皇太子驚五到翻待詔鄧朋薦太原太守張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上以問蕭望之

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非師傅之器敞傳云敞無威儀罷朝曾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使面指馬又為婦畫眉所謂材輕也任音王治直之翻天子使使者徵敞欲

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朝直遙翻考異曰元紀此詔在今冬按劉向傳云前弘恭石顯奏望之等獄決三月地大震然則望之等黜逐在今春地震前也又曰

夏客星見昴卷舌間上感悟下詔賜望之爵關內侯望之傳曰後數月賜望之爵關內侯蓋紀見望之死在十二月因置此詔於彼上耳 關東饑齊地人相食 秋七月己酉地震復扶又翻下同考

復震元紀此月詔曰一年中地再動漢紀在七月己酉今從之 上復徵周堪劉更生欲以為諫大夫弘恭石顯白皆以為中郎百官表諫大夫秩比八百石中郎秩比六百石並屬光祿勳

上器重蕭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亮翻恭顯及許史兄弟侍中諸曹皆側目於望之等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

外親謂世黨也上時掌翻下同言地震殆為恭等不為三獨夫動應劭曰三獨夫謂蕭望之周堪及向師古曰獨夫猶言匹夫也殆近也為于偽翻臣愚以為宜退恭顯以章蔽善之罰

師古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如此則太平之門開災異之原塞矣塞悉則翻下同書奏恭顯疑其更生所為白請考姦

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散騎中郎者本為中郎而加散騎官也事下有司復奏

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曰言望之自有罪非人譖譖而訴之也下還稼翻復扶又翻下同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史不載伋書不知其所稱引者何詩詩變雅云無罪無辜讎口噉噉豈伋

所引者即此詩乎亡古無字通失大臣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詘與屈同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

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惡於天子也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謂終無罪坐懷此心非頗屈望之於牢獄

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言人所重者性命也望之所坐語言薄罪既

語言為薄罪則不當下吏孝元於此不能破恭顯之姦可謂不明矣必無所愛上乃可其奏冬十二月顯等封詔以付謁者敕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

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太常掌諸陵縣執金吾掌衛衛京師蕭望之時居杜陵故令太常發執金吾車騎往圍其第以恐脅之速其自盡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以問門下生魯國朱雲

雲者好節士好呼到翻勸望之自裁自裁猶自殺也於是望之仰天嘆曰吾嘗備位將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

鄙乎字謂雲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趣讀曰促和戶臥翻無久留我死遂飲鴆自殺果墮恭顯計中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

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傳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時掌翻上乃卻食為之涕泣哀動左右詩云嘔其泣矣何嚔及矣為于偽翻於是召顯等責問

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上追念望之不忘每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帝之世平日墓封曰冢高曰墳臣

光曰甚矣孝元之為君易欺而難悟也易以變翻夫恭顯之譖訴望之其邪說詭計誠有所不能辯也至於始疑望之

不肯就獄恭顯以為必無憂已而果自殺則恭顯之欺亦明矣在中智之君孰不感動奮發以底邪臣之罰也底致也

孝元則不然雖涕泣不食以傷望之而終不能誅恭顯纔得其免冠謝而已如此則姦臣安所懲乎是使恭顯得

肆其邪心而無復忌憚者也

復扶

是歲弘恭病死石顯為中書令

初武帝滅南越開置珠崖儋耳郡

事見二十卷武帝元鼎六

年儋丁在海中洲上

師古曰居海中之洲也水中可居者曰洲

吏卒皆中國人多侵陵之其民亦暴惡自以阻絕數犯吏禁

殺吏漢輒發兵擊定之二十餘年間凡六反

始元元年二十餘年間凡六反

至宣帝時又再反

露元年九

上即位之明年珠崖山南縣反發兵擊之諸縣更叛連年不定

於羣臣欲大發軍待詔賈捐之曰

捐之時待詔金馬門

臣聞堯舜禹之聖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

教

師古曰此引禹貢之辭漸入也一日浸也

言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疆治也

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

杜預曰江國在汝南安陽縣黃國今七陽縣

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

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物咸樂其生

樂音洛

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也

言灼曰遠國使來因九譯言語乃通也張晏曰越不

著衣裳墓中國化遣譯來著衣裳故曰越裳也

師古曰越裳自是國名非以襲衣裳始為稱號也王充論衡作越裳此則不作衣裳之字明矣晉志曰吳孫皓置九德郡即周時越裳氏地

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而天下潰

畔孝文皇帝偃武行文當此之時斷獄數百賦役輕簡

斷丁亂

孝武皇帝厲兵馬以攘四夷天下斷獄萬數賦煩

役重寇賊並起軍旅數發

數所角翻

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障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

口故言飲泣也巷哭者哭於路也號戶刁翻

是皆廓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關東民衆久困流離道路人情莫親父母莫樂去婦

嫁妻賣子瀟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捐之忿

之中

師古曰擠壁也音子詣翻又子奚翻余謂擠排也推也

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蠹爾蠻荆大邦為雠

動貌也蠻荆荆州之蠻也言攻與大國為讎敵也

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自古而患之何況乃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

復扶

越之人

南越王尉佗以兵威役屬西臨詔師古曰西臨即臨越也言西者以別東臨也余謂今安南之地古之蠻越也珠崖蓋亦越地宋白曰高貴二州亦古越地

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

沿海喜鼻飲鹽食富以饒錫陶器或大瓢盛水入鹽井山薑汁數滴器則有致施管如瓶罇內鼻中吸水升腦下入喉
吸水時含魚肉鮮一嚼故水得安流入鼻不與氣相激既欲必噫氣謂涼腦快膈莫此若但可飲水或傳為飲酒非是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

置也顯顯獨居一海之中

師古曰顯與專同專事也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屋

有珠犀瑋瑋也

海中有珠池珠母者蚌也採珠必蟹丁皆居海艇中以大舶環池採珠以石懸大短別以小繩繫蟹腰浸水取珠氣迫則繩繩動

類象黑也一角當額前鼻上又有小角劉欣明交州記曰犀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異物志曰角中特有光耀自理如綫自本達末則為通天犀抱朴子曰通天犀有白理如綫者以盛米雞即駭矣其真者刻為魚銜入水水開三尺本草圖經曰犀出永昌山谷及益州今

出南海者為上郭璞爾雅注曰犀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鼻上者即食角小而不櫛瑋瑋如龜其甲相覆而生若甲然甲上有斑文瑋音代瑋音妹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

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

此蓋指宣帝神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

續之

續漢志大司農掌諸錢穀金帛諸貨幣邊郡諸官請調度者皆為報給損多益寡取相給足百官奏少府掌山林池澤之稅以給共養應劭註曰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故稱少府師古曰大司農供軍國之用少府以養天子也夫一隅為不善

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

無母與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

及春秋所治皆可且無以為

師古曰為猶用也治直之翻願遂棄珠犀專用恤關東為憂上以問丞相御史御史大夫陳萬年以

為當擊丞相于定國以為前日興兵擊之連年護軍都尉校尉及丞凡十一人還者一人卒士及轉輸死者萬人

以上費用三萬萬餘尚未能盡降

降戶今關東困乏民難搖動捐之議是上從之捐之賈誼曾孫也

三年春詔曰珠犀虜殺吏民背畔為逆

背翻今廷議者或言可擊或言可守或欲棄之其指各殊朕日夜惟思議

者之言羞威不行則欲誅之狐疑辟難則守屯田

師古曰辟讀曰避下同欲屯田與之相守以待其敵通乎時變則憂萬民夫萬民之饑餓與達

變之不討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

王制家宰制國用禍年之豐耗祭用數之份鄭氏曰算今年一歲經用之數用其什一夫以凶年之入制經用之什一以供祭則宗廟之禮宜有不備者矣況乎辟不

嫌之辱哉

嫌當讀作嫌嫌之為言厭也意自足也今關東大困倉庫空虛無以相贍又以動兵非特勞民凶年隨之其罷珠犀郡民有慕

義欲內屬便處之

師古曰欲有來入內郡者所至之處即安置之不欲勿彊彊其夏四月乙未晦茂陵白鶴館災赦天下

夏早 立長沙煬王弟宗為王長沙煬王且定王發之支孫初元元年薨無後今立其弟紹封 長信少府貢禹上言諸離宮及

長樂宮衛可減其大半以寬繇役繇役日衛六月詔曰朕惟丞庶之饑寒燕巢遠離父母妻子離力勞於非業之作師古曰

事故云衛於不居之宮恐非所以佐陰陽之道也其罷甘泉建章宮衛令就農百官各省費師古曰費用條奏毋有所

諱 是歲上復擢周堪為光祿勳復扶弟張猛為光祿大夫給事中大見信任猛張謐

四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時時音止三月行幸河東祠后土赦汾陰徒徒有罪

五年春正月以周子南君為周承休侯文穎曰姓姬名延其祖父姬嘉本周後武帝元鼎四年上行幸雍雍於祠五時時音

夏四月有星孛於參星孛內翻天文志參為白虎三星直者是為衡石下有三星上用諸儒貢禹等之言詔太官毋日殺師古曰不

殺所具各減半師古曰食具也乘輿秣馬無乏正事而已師古曰秣養馬以粟秣食之也正事謂駕供祭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抵

見二十一卷武 齊三服官北假田官李斐曰主假實見官田與民收其假稅也故置田農之官晉灼曰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

鹽鐵官常平倉武帝置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員以廣學者武帝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昭帝增弟子員滿百人宣帝末增令民有

能通一經者皆復復方省刑罰七十餘事 陳萬年卒六月辛酉長信少府貢禹為御史大夫禹前後言得失書

數十上上時嘉其質直多采用之 匈奴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而不助已困辱漢使者江

乃始等遣使奉獻因求侍子鄧支遣子入侍見上漢議遣衛司馬谷吉送之谷姓御史大夫貢禹博士東海匡衡以為

鄧支單于鄉化未醕師古曰不雜曰醕壹所在絕遠宜令使者送其子至塞而還還從宜翻吉上書言中國與夷狄有

羈縻不絕之義今既養全其子十年德澤甚厚空絕而不送近從塞還示棄捐不畜畜許使無鄉從之心師古曰嚮從

也 案前恩立後怨不便議者見前江乃始無應敵之數智勇俱困以致恥辱即豫為臣憂臣幸得建疆漢之節承

明聖之詔宣諭厚恩不宜敢桀師古曰言鄧支畏威當不敢桀猶也若懷禽獸心加無道於臣則單于長嬰大罪師古曰嬰猶帶也必遁逃遠舍師古曰舍近其

止也師古曰舍近其不敢近邊近其沒一使以安百姓國之計臣之願也願送至庭鄧支單于庭也上許焉既至鄧支單于怒竟殺吉等考異

漢傳初元四年鄧支求侍子元帝紀五年谷吉使匈奴不還漢傳又云御史大夫貢禹議吉不可遣按禹今年六月始為御史大夫或者鄧支以明年求侍子而吉以五年使匈奴也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

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數所角與諸翕侯計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今鄧支單于困阨在外可迎置

東邊使合兵取烏孫而立之師古曰言與鄧支并力共滅烏孫以其地立鄧支令居之也長無匈奴憂矣即使使至堅昆通語鄧支宣帝黃龍元年鄧支都堅昆

素恐又怨烏孫怨烏孫事亦見上卷黃龍元年聞康居計大說說讀遂與相結引兵而西鄧支人眾中寒道死餘財三千人師古曰中寒傷於寒也道

死死於道上也中竹仲翻財與緣同到康居康居王以女妻鄧支亦以女子康居王妻七細翻子讀曰與康居甚尊敬鄧支欲倚其威以脅諸國

鄧支數借兵擊烏孫深入至赤谷城殺略民人毆畜產去師古曰毆與驅同烏孫不敢追西邊空虛不居者五千里西域傳烏孫國治赤

谷城西至康居舊地五千里若云空虛者五千里則自赤谷以西皆不居矣此已抵其國都不得云西邊也陳湯傳作且千里當從之冬十二月丁未貢禹卒丁巳長信少府薛廣德為御史大夫

永光元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禮畢因留射獵薛廣德上書曰竊見關東困極人民流離陛下日撞亡秦

之鍾師古曰撞音丈江翻聽鄭衛之樂臣誠悼之今士卒暴露從官勞倦應劭曰從官謂宦者及虎賁羽林太醫太官是也師古曰從官親近天子常侍從者皆是也從才用翻下同願陛下亟

反宮思與百姓同憂樂樂音洛天下幸甚上即日還還從宣翻又如字二月詔丞相御史舉質樸敦厚遜讓有行者孟翻光祿

歲以此科第郎從官師古曰始令丞相御史舉此四科人而擢用之而見在郎及從官又令光祿每歲依此科考校定其第高下用知其人賢否也三月赦天下 雨雪隕霜殺桑雨子具翻秋上

耐祭宗廟出便門師古曰便門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門耐直又翻欲御樓舡薛廣德當乘輿車免冠頓首曰宜從橋詔曰大夫冠梁繩證翻說文冠姿也所以案

髮弁冕之總名也廣德曰陛下不聽臣臣自刎刎扶以血汙車輪陛下不得入廟矣師古曰言不以理終不得立廟也一日以見死傷犯於齋潔不得入廟祠也原父曰一說是也時上欲入廟汙

烏故上不說先毆光祿大夫張猛進曰師古曰先毆導乘輿也說讀曰悅毆讀曰驅臣聞主聖臣直乘舡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

可聽上曰曉人不當如是邪師古曰謂諫爭之言乃從橋 九月隕霜殺稼天下大饑丞相于定國大司馬車騎將軍

史高御史大夫薛廣德俱以災異乞骸骨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太子太傅韋玄成為御史大夫考異曰百官表七月癸未

大司馬高辛亥韋玄成為御史大夫十一月戊寅丞相定國免荀紀七月己未高免薛廣德傳耐祭後月餘以歲惡民流乞骸骨罷廣德為御史大夫凡十月免月日參差未知孰是故皆沒不書廣德歸縣其安車以傳示子孫為榮師古

也日縣其所賜安車以示榮幸也致仕縣車蓋亦古法韋孟詩縣車之義以洎小臣是也賁父曰致仕縣車言休息不出也故韋孟及薛廣德自縣其安車也縣讀曰懸帝之為太子也從太中大夫孔霸受尚書及卽位

賜霸爵關內侯號襲成君如清曰為帝師教令成就故曰襲成君給事中上欲致霸相位霸為人謙退不好權執好呼常稱爵位泰過何

德以堪之御史大夫屢缺上輒欲用霸霸讓位自陳至於再三上深知其至誠乃弗用以是敬之賞賜甚厚 戊

子侍中衛尉王接為大司馬車騎將軍接平昌侯王無故之子石顯憚周堪張猛等數譖毀之數所劉更生懼其傾危上書

曰臣聞舜命九官師古曰尙書禹作司空稷契司徒皋陶作士垂共工益朕虞伯夷秩宗典樂龍納言凡九官也濟濟相讓和之至也濟子衆臣和於朝則萬物和於野

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師古曰韶舜樂名舉簫管之屬示其備也於昭樂九奏則鳳皇見其容儀言感至和也至周幽厲之際師古曰厲王夷王之子厲王生宣王宣王生幽王朝廷不和轉相非怨

則日月薄食水泉沸騰山谷易處師古曰薄迫也謂被掩迫也沸涌出也騰乘也言百川沸涌而相乘陵山頂隆高而盡崩壞陵谷易處霜降失節謂正月繁霜也正月夏四月正陽之月也由此觀之

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衆者其國危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今陛下開三代之業招文學之

士優游寬容使得並進今賢不肖渾殺師古曰言雜亂也渾音胡本翻白黑不分邪正雜糅師古曰糅和也音汝救翻忠讒並進章交公車人滿北軍

如淳曰漢儀注中壘校尉主北軍壘門內尉一人主上書者獻上章於公車有師古曰言志意不和各相違背音音五故翻刺音來曷翻更相讒慝轉

相是非更工所以營惑耳目感移心意不可勝載師古曰言其誣罔天子也營謂回繞之勝音升下同分曹為黨師古曰曹輩也往往羣朋將同心以陷正臣

正臣進者治之表也正臣陷者亂之機也乘治亂之機未知孰任而災異數見治直吏翻數所角翻見賢通翻此臣所以寒心者也

初元以來六年矣按春秋六年之中災異未有稠如今者也師古曰稠多也音直流翻原其所以然者由讒邪並進也讒邪之所

以並進者由上多疑心既已用賢人而行善政如或譖之則賢人退而善政還矣師古曰還夫執狐疑之心者來讒

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羣枉之門斷丁讒邪進則衆賢退羣枉盛則正士消故易有否泰小人道長君

子道消則政日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長知兩翻治直吏翻下同昔者鯀共工驩兜與舜禹雜處堯朝師古曰驩兜即共工少錄

氏之後即窮奇也驩兜帝鴻氏之後即渾敦也師古曰渾敦也音大結翻流言相謗豈可勝道哉音勝

升帝堯成王能賢舜禹周公而消共工管蔡故以大治榮華至今孔子與季孟偕仕於魯師古曰季孟謂季孫孟孫皆桓

季孫孟孫季孟之通稱與孔子偕仕者季孫斯孟孫何忌也師古曰叔孫定公始皇賢季孟李斯而消孔子叔孫故以大亂汙辱

至今故治亂榮辱之端在所信任信任既賢在於堅固而不移詩云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師古曰此鄭柏舟之詩也言石

德不傾過言守善篤也易曰渙汗其大號師古曰此易渙卦九五爻辭也言王者渙然大發號令如汗之出也言號令如汗汗出而不反者也今出善令未能

踰時而反師古曰踰時三月也是反汗也用賢未能三旬而退是轉石也論語曰見不善如探湯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探湯言其除難無所避也探吐南翻今二

府奏倭調不當在位師古曰調歷年而不去故出令則如反汗用賢則如轉石去倭則如拔山呂翻如此望陰陽之

調不亦難乎是以羣小窺見間隙間古翻緣飾文字巧言醜詆師古曰醜詆也音丁禮翻流言飛文譁於民間放言於外以誣人曰流言孔

使人傳之如水之流然故謂之流言為飛書以詆毀若今之匿名書曰飛文師古曰譁議也音火瓜翻故詩云憂心悄悄愠于羣小師古曰愠愠怒也音千小翻愠於問翻小人成羣誠足

愠也昔孔子與顏淵子貢更相稱譽不為朋黨師古曰事具見論語禹稷與皋陶傳相汲引不為比周師古曰事見尚書傳

何則忠於為國無邪心也今倭邪與賢臣並在交戟之內師古曰交戟謂宿衛者合黨共謀違善依惡歛歛訛訛詩小曼歛歛訛訛

愚其上誣訛然思不稱於上爾雅云滄滄訛訛莫供數設危險之言數所欲以傾移主上如忽然用之此天地之所以先戒災異

之所以重至者也師古曰重音直用翻自古明聖未有無誅而治者也故舜有四放之罰師古曰謂舜流共工於幽州放驩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殛鯀於羽山孔子有兩

漢紀 孝元皇帝

觀之誅應劭曰少正卯姦人之雄故孔子為司寇七日誅之於兩觀之下師古曰兩觀謂闕也觀古玩翻然後聖化可得而行也今以陛下明知知讀誠深思天地之心覽否

泰之卦應周唐之所進以為瀼原秦魯之所消以為戒師古曰應謂應觀之原謂考祥應之福災異之禍以揆當世之

變放遠佞邪之黨壞散險詖之聚連子願翻壞音怪師古曰聚思其本也周成王唐堯杜閉羣枉之門廣開眾正之路決斷狐疑分別猶豫應丁

列則彼使是非炳然可知則百異消滅而眾祥並至太平之基萬世之利也顯見其書愈與許史比而怨更生等此

同是歲夏寒日青無光顯及許史皆言堪猛用事之咎上內重堪又患眾口之寢潤鄭氏曰讀人之言如水之浸潤漸以成

紀無所取信時長安令楊興以材能幸常稱譽堪譽音余下同上欲以為助乃見問興朝臣斷斷不可光祿勳何邪師古

斷斷欲疾之意也興者傾巧士謂上疑堪因順指曰堪非獨不可於朝廷自州里亦不可也周禮五黨為州五家為鄰五鄰為

見眾人聞堪與劉更生等謀毀骨肉以為當誅故臣前書言堪不可誅傷為國養恩也為于僞下同上曰然此何罪而

誅今宜奈何興曰臣愚以為可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令典事明主不失師傅之恩此最策之得者也上於

是疑之司隸校尉琅邪諸葛豐性諸葛氏先本琅邪諸縣人徙陽都時人本其先之所居謂之諸葛氏始以剛直特立著名於朝數

侵犯貴戚數所角下同在位者多言其短後坐春夏繫治人春夏生長之時故仲春春者園圃去桎梏毋肆諱止獄訟仲夏提重囚益其食春夏而繫治人為不順天時徙城門校尉豐於是

上書告堪猛罪上不直豐乃制詔御史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稱言堪猛之美豐

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廢度專作苛暴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下選以為城門校尉百官表城門校尉掌京師十二城門屯兵不內省

諸己省悉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言舉其事以報怨告按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言師古曰前言謂舉堪猛

不願也音余下同豐不信之大也朕憐豐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又曰豐言堪猛貞信不立朕閔而不治又惜其材能

未有所効其左遷堪為河東太守猛槐里令槐里周之大丘秦曰廢丘高帝二年改曰槐里屬右扶風臣光曰諸葛豐之於堪猛前譽而後毀其志

非為朝廷進善而去姦也

呂翻

欲比周求進而已矣斯亦鄭朋楊興之流烏在其為剛直哉人君者察美惡辯是非

賞以勸善罰以懲姦所以為治也

吏翻

使豐言得實則豐不當黜若其誣罔則堪猛何辜焉今兩責而俱棄之

則美惡是非果安在哉

賈捐之與楊興善捐之數短石顯

師古曰談說其長短余謂此言數陳其短耳數所角翻

以故不得官稀復進見復扶又翻下同見賢通翻

興新以材能得幸捐之謂興曰京兆尹缺

按百官表初元四年京兆尹成永光四年光祿大夫張讓為京兆尹四年不勝任免蓋是時成已去而譚未除是以缺官也

使我得見言君蘭張晏曰楊

興字君蘭考異曰楊紀作君簡今從漢書

京兆尹可立得興曰君房下筆言語妙天下

賈捐之字君房師古曰於天下最為精妙耳

使君房為尚書令勝五鹿充宗遠

甚續漢志曰尚書令承秦所置武帝用宦者更為中書謁者令是時石顯為中書令五鹿充宗為尚書令疑兩官並置也百官表成帝建始元年尚書令五鹿充宗為少府五年貶為左丞太守逆而數之則知充宗是年猶為尚書令也姓譜趙大夫食采於五鹿以邑為氏捐之曰令

我得代充宗君蘭為京兆尹京兆郡國首尚書百官本天下真大治士則不隔矣

治直

捐之復短石顯興曰顯方貴

上信用之今欲進第從我計

師古曰第但也

且與合意即得入矣捐之即與興共為薦顯奏稱譽其美

譽音余下同

以為宜賜爵

關內侯引其兄弟以為諸曹又共為薦興奏以為可試守京兆尹石顯聞知白之上乃下興捐之獄

下退

令顯治

之奏興捐之懷詐偽更相薦譽更工欲得大位罔上不道捐之竟坐棄市興髡鉗為城旦臣光曰君子以正攻

邪猶懼不克況捐之以邪攻邪其能免乎

徙清河王竟為中山王

匈奴呼韓邪單于民眾益盛塞下禽獸盡

單于足以自衛不畏郅支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師古曰塞下無禽獸則射獵無所得又不畏郅支故欲北歸舊處

久之單于竟北歸庭民眾稍稍歸

之其國遂定

二年春二月赦天下

丁酉御史大夫韋玄成為丞相右扶風鄭弘為御史大夫三月壬戌朔日有食之

夏

六月赦天下

上問給事中匡衡以地震日食之變

匡衡時以博士給事中風俗通云匡衡曰句須為之宰其後氏焉

衡上疏曰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

路閔愚吏民觸瀆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

比毗至翻行下孟翻

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之後姦邪不為衰止

為于

今日大赦明日犯濫相隨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親戚之恩薄婚姻之

黨隆苟合微幸好呼到翻下同徵工獎翻以身設利不改其原師古曰設施也原本也雖歲赦之刑猶難使錯而不用也師古曰歲赦謂每歲一赦也錯置也錯音干故翻臣

愚以爲宜壹曠然大變其俗夫朝廷者天下之積幹也積幹版築之具題曰積旁曰幹以築垣牆喻治天下也積音貞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

上有自專之士則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

師古曰言下之所行皆取化於上也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師古曰上謂崇尚也治直之翻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師古曰非家家皆到人人勸說也賢者在位能者布

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遷遷善日進而不自知也詩曰商邑翼翼四

方之極師古曰商頌殷武之詩也商邑京師也極中也言商邑之禮俗翼翼然可則倣是乃四方之中正也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

所灋則或見侈靡而放效之師古曰放倣也音甫往翻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者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祲有以相盪

李奇曰穀氣也言天人精氣相動也師古曰穀謂陰陽之氣相浸漸以成災祥者也音子鳩翻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鄧展曰靜者動謂地

震也明者晦謂日食也師古曰晦與暗同水旱之災隨類而至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宜省靡麗考制度近忠正遠巧佞近其新翻遠于厥翻以崇至

仁匡失俗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師古曰淑善也問名也然後大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其言說讀曰悅遷衡爲光祿大

夫荀悅論曰夫赦者權時之宜非常典也漢興承秦兵革之後大愚之世比屋可刑比毗至翻又毗必翻故設三章之灋大

赦之令約法三章事見九卷高帝元年赦自古有之至於大赦則始於漢高祖既并天下即皇帝位大赦天下後世因之爲永制蕩滌穢流與民更始更工衡翻時執然也後世承業襲而不革失

時宜矣若惠文之世無所赦之若孝景之時七國皆亂異心並起姦詐非一及武帝末年賦役繁興羣盜並起加

以太子之事巫蠱之禍天下紛然百姓無聊及光武之際撥亂之後如此之比宜爲赦矣秋七月隴西羌多姐

旁種反師古曰多音所廉翻又音先廉翻姐音紫今西羌向有此姓而多音先再翻詔召丞相韋玄成等入議是時歲比不登比毗至翻朝廷方以爲憂而遭羌變玄

成等漠然莫有對者師古曰漠無聲也音莫右將軍馮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竟古境字逆用音蒲妹翻不以時誅無以威制遠蠻臣願

帥師討之師古曰帥上問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載子亥翻

往者數不料敵師古曰料量也音聊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調則曠日煩費威武虧矣折而設翻調徒弔翻今反虜無慮三萬人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無

小思慮而大計也瀾當倍用六萬人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如清曰今俗以刀兵利為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丞相

御史兩將軍兩將軍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也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發萬人屯守之且足且足猶言且可也斂力贈翻奉世曰不可天下

被饑饉被皮義翻士馬羸耗守戰之備久廢不簡師古曰簡謂選揀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難乃且翻今以萬人分

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見賢通翻羌人乘利諸種並和種章勇翻師古曰和

應也音胡臥翻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幣之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與一舉而

疾決利害相萬也師古曰相比為萬倍也固爭之不能得言奉世不能得請也有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師古曰

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將即亮翻典屬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任立為右軍屯白石韓昌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軍屯首陽西極上任首王昌先遣兩校

尉與羌戰羌眾盛多皆為所破殺兩校尉校戶教翻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

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餘人上時掌翻翻于偽翻八月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之昭帝時宮以捕上官桀功封弋陽侯千秋其子也弋陽侯國屬汝南

郡應劭曰弋山在西北冬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復扶又翻

拜定襄太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師古曰自別有此韓安國非武帝時人也未進聞羌破而還詔罷吏士吏軍吏士也頗留屯田備要害處師古曰要害者

在我為要於敵為害也

卷第二十九

漢紀二十一 一起上章執徐諸著
雍困數凡九年

孝元皇帝下

永光三年春二月馮奉世還京師更為左將軍賜爵關內侯 三月立皇子康為濟陽王禮翻 夏四月平昌考

侯王接薨禮法大慮 秋七月壬戌以平恩侯許嘉為大司馬車騎將軍 冬十一月己丑地震雨水 復鹽鐵官置

博士弟子員千人罷鹽鐵官博士弟子毋置
員事見上卷初元五年 以用度不足民多復除復方無以給中外繇役故也 縣古徭
字通

四年春二月赦天下 三月上行幸雍祠五時維於用翻
時音止 夏六月甲戌孝宣園東闕災 戊寅晦日有食之上於

是召諸前言日變在周堪張猛者責問皆稽首謝語堪猛事見上
卷元年稱音啓 因下詔稱堪猛之美徵詣行在所拜為光祿大夫

秩中二千石領尚書事猛復為太中大夫給事中中書令石顯筦尚書師古曰言
管主其事 尚書五人皆其黨也按帝紀及百官表
咸帝建始四年初

置尚書員五人此蓋言顯與牢梁五鹿充宗伊嘉陳
順五人皆典領尚書事雖未置定員實亦五人也 堪希得見見賢
通翻 常因顯白事事決顯口會堪疾瘖不能言而卒師古曰瘖
音於今翻 顯誣

譖猛令自殺於公車 初貢禹奏言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按貢禹傳定漢宗廟迭毀之禮未及施行而卒其後章立成等毀廟
議又不用禹說觀其奏言天子七廟孝惠孝景親盡宜毀蓋以

博考廟足
為七廟也 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惠帝尊高帝廟為太祖廟景帝尊文帝廟為太宗廟行所嘗幸郡國各立太祖太宗廟宣帝復尊武帝
為世宗廟行所巡狩亦立焉凡祖宗廟在郡國者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春秋之義王不祭於下土諸

侯故以為
不應古禮 天子是其議秋七月戊子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師
古

昭靈后高祖母也武哀王高祖兄也昭哀后高
祖姊也衛思后戾太子母也戾后即史良娣也 冬十月乙丑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諸陵分屬三輔師古曰先是諸陵總屬太
常今各依其地界屬三輔

以渭城壽陵亭部原上為初陵服虔曰元帝所置陵
也未有名故曰初 詔勿置縣邑及徙郡國民

五年春正月上行幸甘泉郊泰畤時音止 三月幸河東祠后土 秋潁川水流殺人民 冬上幸長楊射熊館師古曰
長楊宮

名也在整屋縣
其中有射熊館 大獵 十二月乙酉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廟園用章玄成等之議也玄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
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